

人类和鼠类带来的疫灾打了几千年的交道。不论是农耕的破坏还是疾病的传播，鼠类一直是人类的心患。那么，古人到底采用了哪些办法，来对抗疫灾中的鼠类宿主呢？

周朝：祭拜猫神

“迎猫”是周文化重要的祭祀活动“天子大腊八”之一。其实不仅是先秦文献，随着儒家文化在战国以后的崛起，在历史中，后世关于“迎猫”的文献记载比比皆是。

所谓的“迎猫”，其实并非是迎接猫，而是迎接或迎奉猫神，祭祀、祭拜猫神，通过迎猫神的仪式祈求猫神出力，消灭破坏农耕生产的田鼠，保护农作物不受损失。

汉字“猫”是一个典型的会意字。《说文》云：“猫，狸属，从犭、苗。”由“犭”和“苗”字组成的“猫”字，在《埤雅》有更为直接的解释，云：“鼠善害苗，而猫能捕鼠，去苗之害，故猫之字从苗。”先秦文献中所出现“硕鼠”“鼠”和“田鼠”，以及鼠与猫的关系都表明，先秦时期的“鼠”字往往指的都是破坏秧苗的田鼠。田鼠是最早被华夏民族认知并与其建立对抗关系的鼠类动物。

时人因为充分认识了田鼠的活动对人类生存造成的危害，但是又无力通



古人如何对付鼠类？

《大瘟疫：病毒、毁灭和帝国的抗争》
刘滴川著 天地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

本书是一部富有可读性的关于瘟疫的另类文明史，通过对秦汉历史的考察，揭示了瘟疫对人类发展的影响与深刻意义，有助于更加立体地认识中国历史。

过自己的力量对抗体形小、活动速度快，而且繁育力极强的田鼠，于是，人们便将求助的目光放到了自然界中。

周人渴望通过对猫神的祭祀来呼唤猫到农田中捕获田鼠，以保护农田里春耕时的秧苗。这样以猫为神的礼俗在世界上，特别是在高度发达的古代农耕文明中并非个例，古埃及人对猫神贝斯特的崇拜还远比周人更加典型。

汉朝：驯狗捕鼠

不过，在日常生活中，企图仅仅通过祭祀活动保证农业生产显然是不现实的。为了适应不断发展的农耕经济，时人迫切地需要一种经过人工驯化的动物能够充当田鼠的“人工天敌”。从文献和考古发现中都可以证实，华夏民族最早驯化的捕鼠动物其实是狗。

在四川省三台县郪江墓中，发现了一块鼠狗形象的砖雕，砖雕雕刻了一只双目炯炯有神的鼠狗，而之所以判定它

的鼠狗身份，是因为它的口中叼着一只肥大的老鼠。值得注意的是，鼠狗口中的鼠，并不是田鼠，但从鼠与鼠狗体型的比例看，亦与今天常见的褐家鼠不同，它的体型介乎于田鼠与褐家鼠之间。

郪江墓开凿于东汉中晚期，这表明，可能是始于春秋齐地的，以训练鼠狗来捕鼠、治理鼠患的风俗，最晚到东汉中期时，就已经从齐地传入西南的蜀地，并被蜀地接纳了。

唐宋：驯猫捕鼠

经过了秦汉时期和魏晋南北朝时期，至隋唐以后，文献中与鼠类有关的记载越来越多。“鼠”字也从先秦时所指的田鼠，逐渐转变为栖息于人类生活空间中的褐家鼠。

通过将这些记载与先秦和秦汉时期所记载鼠类动物的生存特征进行对比，就不难发现人居空间内的鼠类动物

自身的习性、分布和种群数量在这段时间内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例如，唐代柳宗元作《永某氏之鼠》一文中，讲述了唐代永州一间民居中的鼠患现象。老鼠栖身于民居的建筑中，普通百姓借猫捕鼠，文中故事的背景就是当时寻常人家的寻常生活。可见，唐代时，鼠类在民居内的繁殖生存与人类的灭鼠活动已经实现了常态化。而且在这时的中国，猫已经被成功驯化，也成了时人捕鼠、灭鼠的帮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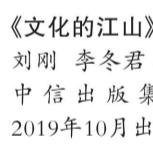
南宋洪迈著《夷坚志》中，《戊卷》有《钱氏鼠狼》一篇讲大理寺评事钱仲买鼠狼灭官衙中的鼠患。鼠狼应该也是鼠狗一类经驯化，专为捕鼠的犬科动物。这一方面说明即使猫已经被成功驯化，但被称作鼠狼或鼠狗的传统捕鼠动物还在被使用，捕鼠的方式多种多样；另一方面也说明，唐宋时期，随着城市化和城市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与鼠类的主要对抗已经从农田转向城市，以褐家鼠为代表的，包括鼷鼠、褐鼠、黄胸鼠、黑家鼠等栖身于人类建筑物、构造物内，完全依附于人类活动而生存的鼠类动物种群数量已经蓬勃发展，广泛分布在人居空间当中。无论是民居还是官衙，粮仓还是府库，鼠类动物的身影无处不在。鼠患的威胁从农业生产蔓延到人类社会、人居环境的各个环节和空间中。

【新书快递】



《经典作家十五讲》
曹文轩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2020年3月出版

作者通过常年对文学的写作、教学、思索，融入到对经典作品的鉴赏之中，书中涉及了鲁迅、沈从文、钱锺书、契诃夫、川端康成、普鲁斯特、毛姆、卡尔维诺等14位作家及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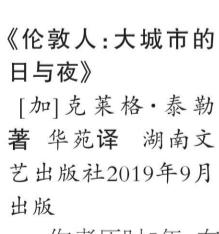


《文化的江山》
刘刚 李冬君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10月出版

作者以文化中国为线索，从6000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到20世纪新文化运动，用文字、思想、艺术和具体的器物来重新解读中国历史。



《剧透》
邱志杰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
本书依据明代图画《上元灯彩图》而创作，选取图中的100多个角色，以写作、绘画、装置、剧场表演等各种艺术形式，对每个角色进行解读。



《伦敦人：大城市的日与夜》
[加] 克莱格·泰勒著 华苑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

作者历时5年，在伦敦的各个角落，从200多次的访谈中选取85位普通人。货币交易员、失物招领处职员、曾当过演员的水管工……一个个普通人的故事，构成了伦敦的众生浮世绘。

我与村上春树结缘

《村上春树和我》 [美] 杰伊·鲁宾著 蔡鸣雁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

本书作者是哈佛大学教授，同时也是村上春树英文版最重要的译者，对村上春树在英文世界被广为接纳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书中写了他和村上春树因书结缘的种种趣事。



年轻时的村上春树

无缘

当我从出版社拿到村上春树的文库本试读时，令我魂不守舍。那本书就是《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由于我常年专注于被压抑的灰色现实主义研究，所以无法相信居然存在如此富于大胆奔放想象力的日本作家。小说临近结尾处，独角兽头骨散到大气中的梦的色彩至今依然历历在目。我这般难舍村上春树的世界，竟至为合上最后一页惋惜不已。

我给前来征求我对这本小说意见的经典出版社写了意见并寄出：“这本书无论如何都值得翻译。如果正在探讨的译稿不能尽如人意，务请让我来做。”然而我的意见完全遭到了经典出版社的无视。他们既定不会出版，自然也未交给我来翻译。

两年之后，讲谈社国际部刊发了伯恩鲍姆先生妙笔生花的英译本《世界尽

头与冷酷仙境》。那时候，美国和英国已经因《寻羊冒险记》掀起村上春树的微热潮。

自荐

或许因为《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带给我的震撼太大，我读了所有能够弄到手的村上作品，还把它们带入了课堂。我尤其中意短篇小说。

我彻底被村上作品迷住了，仿佛它们是专门为我而写。我满意村上幽默的品味，喜欢不依靠时间经过与记忆的主题写作方式。

他的故事中，有许多我十几岁时大爱的爵士电影配乐登场。我佩服他让读者感觉从主人公的头脑中看见世界的力量。总之，与其说我作为专业学者，不如说我作为个人、作为一名普通粉丝，迷上了村上的作品。

于是我从大学的图书馆里找来日本

文艺家协会发行的《文艺年鉴》，查到村上的住址，给他写信。“你的作品中有我无论如何都希望翻译的东西，作品一览表中的任何一篇都可以，您能否允许我将它们译成英文呢？”

令我欣喜的是，不久之后我从村上经纪人处收到回信说欢迎我的提议，于是我将最喜欢的两篇作品《再袭面包店》和《象的消失》的译文寄给了那位经纪人。

通话

几个星期之后的一个早上，我正在书房里摆弄电脑，电话响了。拿起听筒，竟然有个从未听过的、极其莫名其妙、仿佛绞杀一只鸡一样的声音响个不停。

我想，没必要回复这么奇怪的声音，便咔嚓一声挂断电话，谁想电话又随即响起。我战战兢兢地拿起听筒，听不到刚才那个奇怪的声音了，所以我试着说了声“Hello”，于是传来一个浑厚友好的男性声音，而且还是日语：“我是村上春树，请问能否允许我将前几天收到的《再袭面包店》和《象的消失》的英语译文刊登到《花花公子》(play boy)上？”

虽然我对美国的《花花公子》杂志的所谓“哲学”稍感疑惑，却毫不犹豫地扑向这个在拥有众多读者的杂志上发表的绝佳机会。说来，或许因为身为学者，我发表的论文的读者还不足10人吧？

电话里那个绞杀鸡一样的声音竟然是种叫做“传真”的最新技术发出来的信号。好像村上十分腼腆，他似乎希望尽量不要和陌生人直接通电话。然而好像因为我的技术落后，他不得已给我打了过来。插句题外话，我第二天便买来传真机。如今传真已是有点古董的技术了，所以我想读者们也可以明白这段事有多久远了。

《作家文摘》3月好书榜

书名

- 《中国疫苗百年纪实》
- 《我的港澳情怀：走过的路和思考》
- 《后死之责：祖父章太炎与我》
- 《他们的她们》
- 《帝国的倒退：朱元璋的成与败》
- 《百年曾祺：1920—2020》
- 《柏杨版资治通鉴》
- 《少数给中国的飞机：飞虎队的诞生》
- 《王明传》
- 《现代英国史》

作者

- 江永红著
- 陈佐洱著
- 章念驰著
- 张佳玮著
- 张宏杰著
- 叶兆言等著
- 柏 杨著
- [美]尤金妮·巴肯著
- 戴茂林 曹仲彬著
- [英]安德鲁·玛尔著

出版社

- 人民出版社
- 中国文史出版社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重庆出版社
- 天津人民出版社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天地出版社
- 东方出版社